

欽定後漢書

十之十卷
九六六六

後漢書卷六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傳

子衆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

嚴爲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年也

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

左氏說文曰詁訓義也

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古言也音古

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

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

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荊州故曰荆楚也

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

開闢郊迎者何也

山西謂陝山已西也

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

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

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

小白齊桓公也

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今議者欲先定赤

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

函谷

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

雖臥洛陽庸得安枕

乎

庸用也

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

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

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

虛心禮請

○劉放文少一篇案

字

而興耻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

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

西伯文王也

起也

乃與諸將議自立

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

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

間者諸將集會無

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

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

孔子曰三

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

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

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人告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

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

○劉攽曰案

文昭當作招

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

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

不可以假

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病猶難也

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

興嘗爲涼州刺史

史囂爲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

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

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

弗敢失墜

周旋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

以親爲餌

猶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

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

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也

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

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

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

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

左傳趙衰曰臣

亟聞鄒穀之言矣鄒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

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義和

之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

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惟陛下

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

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

德爲亂亂則妖災生

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爲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

失性

往年已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

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

傳曰日過分而未至

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

辰有災

三辰日月星也

於是百官降物

降物素服

君不舉

不舉盛饌

時

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樂用鼓

奏鼓伐鼓

祝用幣

用幣於社

史用辭

用辭以自責也

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大失答季平子之詞也

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

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

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

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人三日從時也

堯知鯀不可用而

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

文歸國而任鄒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

史記曰桓公與

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卽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鄒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鞮告之後文公以鄒穀爲中軍帥穀卽鄒芮之族文公不以爲讎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也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

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

寒若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

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

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

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

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

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讞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

讞帝怒曰卿之不爲讞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

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

章溫雅然以不善讞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

於津鄉

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

會征南將

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
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
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邽縣東北蓮音輦勺
音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
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
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
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
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閩鄉閩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三公連辟不
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

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見梁統傳也 梁松坐懸飛書謔謗下獄死事

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

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

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

復留

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

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

又當揚漢和親誇

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

信音申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

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駁議謂勸單于歸漢

如是南庭動

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

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

敢爲患

明帝八年之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栢

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

不可

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

詔數切責至被

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

央廄令

續漢志曰廄令一人秩六百石

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

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宣帝時梁丘賀之易也

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

乃奏記邑曰升聞予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

不非其君上爲忠

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

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

今衆人咸稱朝聖皆

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

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

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

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

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

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論語曰

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

遠役黎霍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爲寇號青徐賊。劉政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方喻迫近云關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能達也